

落叶时节忆长兄

□常振国

早上起来,开门,院子里铺满了落叶。昨晚半夜回家,可曾刮风?不清楚,但大哥却如落叶一般,飘走了……

大哥常振国是个典型的文化人,传统文化人的素质浸透在骨子里。在古人心目中,文化人应对“琴棋书画”有相当的素养。琴,应该是指音乐方面的修养;至于书画,我个人以为,不仅仅是字写得漂亮,画得好看,主要的应该是个人文化鉴赏品位的高低。大哥歌唱得很好,初中就考上了北京业余少年歌唱团,大学时参加了《东方红》大型舞蹈史诗的演出。无论是节假日家庭聚会,还是单位的联欢,大哥的独唱——《赞歌》,都是不可或缺的重点节目。

后来,大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《当代》杂志做编辑,这是他心仪的工作。每每读到一些优秀作品,他总会一边点头,一边称赞“好东西”“见功力”“这是能留得下的好作品”等等。

《当代》拿到《白鹿原》书稿后,大哥复审完超乎寻常地兴奋,“这部小说太棒了,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这样厚重的作品了,在创作思想、艺术倾向上有着历史性突破,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画卷,具有划时代意义。”还记得我们闲聊时,我常常半开玩笑地说他“手太懒”“惜字如金”,可他为宣扬《白鹿原》,竟主动写了几千字的书评寄给《文艺报》,对《白鹿原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

在讨论是否采用这部书稿时,一向处事谨慎的他,竟一反常态,向领导拍胸脯,保证这是一部大作品、好作品。他始终认为:“一个优秀的作者要有胆量,要忠于你的民族,忠于真正的历史,而一个编辑,也要有责任感,不能失掉一部能够真正代表我们民族文学水平的经典作品,这是编辑的职业良心。”编辑部考虑到当时的种种原因,经过反复讨论,决定分两期刊载《白鹿原》,由大哥和洪清波做责编,正式出版前做必要的加工修改(5万字),同时,时任主编、著名文学家秦兆阳还指定让大哥亲手加工小说的前10万字。大哥一方面感谢秦老的信任,另一方面又十分为难。他私下不止一次地对我讲:“删掉这些,真是可惜了。”《白鹿原》最终荣获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,在整个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经大哥编发的另一部小说《好大一对羊》,获得了鲁迅文学奖。大哥因为编辑《超越自我》,与作者、围棋大师陈祖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,成了陈祖德先生家的“座上宾”。因为曾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做过语文编辑,与张中行先生成了莫逆之交。

我与张中行先生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有交往,我至今记得,当他知道“振家是我的长兄”时,先是愣了一下,然后自言自语道:“振家、振国,好!好一对亲兄弟。我们这也是缘分啊!”我过后告诉大哥此事,大哥感慨地说:“张先生非常有学问,学识渊博,待人处事总是那么谦卑和善。我们年龄相差那么大,先生却总是视我为弟。有一次在香山开会,饭后闲逛时,张先生竟买了冰棍给我吃,而他自己并不吃,你说多有意思。”

张中行先生生病,大哥去他家探望,离别时,先生不顾再三劝阻,硬是拄着手杖,双脚几乎是擦着地向前移动,执意把大哥送到楼梯口。大哥一边向我讲述一边感慨地说:“这才是真正的大家啊!”

大哥一生最看重的是“尊严”,崇尚独立的人格,遇事有主见,不会人云亦云、随波逐流。他“万事不求人”,从不愿给别人添麻烦,乃至去世了,大嫂和两个女儿依然没有惊扰单位和他的同事和朋友,只是邀请至亲以极简的方式告别。

前年清明节时,我突然对生死有了些许感悟,写了一首诗:

生死相见难,
心逢四月天。

知死悟新生,
明生死亦然。

常叹春易去,
岂知命由天。

切莫功名累,
终为一缕烟。

人生真正的意义是追求和实践。大哥,你一生中最宝贵的东西已经留在了我们的心理……

(作者为华龄出版社原社长)

征稿启事

本报《采风》版是业界人士的一块文学园地,为了让这块园地更加“春色满园”,我们特向您征集关于出版文化、读书生活等题材的原创新作,以及诗词、摄影、书法、绘画等各类文艺作品。

投稿邮箱:
zbs404406@163.com

岁月深处的回响

□唐世鼎

2025年11月21日,我们在八宝山送别了原中央电视台台长黄惠群女士。这位94岁的“老广电”,在新中国成立前投身革命,将大半生奉献给了新中国的广播事业。回望过去,往事并不如烟,与她相关的诸多片段仍清晰如昨。

黄台长自1985年从广播电视台调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,1988年至1991年出任台长,其间她以坚定的原则与不凡的魄力履职担当,在复杂局面中稳妥把握方向,以开明包容的胸襟处理事务,协调各方,带领团队平稳度过特殊时期,至今仍被人称道。

在众多同事眼中她精干利索、快人快语,开会讲话不绕弯子,遇到分歧也不拖泥带水,总是直奔核心把问题与道理讲清,以女性特有的细致敏感和坚韧,用平和坚定的语气凝聚共识,从容果断作出决策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,大众不再满足于单一信息,“开眼看世界”成为普遍诉求。针对这种情况,她秉持开放理念大力拓展对外交流与合作格局,主导支持《正大综艺》等栏目创办开播。作为首个引入外资的中外合作电视栏目,《正大综艺》以其新颖的形态和跨文化视角,为中国观众打开一扇感知世界的窗口,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电视品牌,承载了几代人的荧屏记忆。

她大力推进内部改革,以1988年建台30周年与1990年北京亚运会为契机,凝聚全台共识,坚定发展信念,提振员工士气。北京亚运会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承办的大型国际综合性运动会,举国关注。然而,当时我国在资金、设备、转播人力等方面均面临严重短缺,加之特殊国际环境下的外部压力,电视转播任务异常艰巨。在原广电部的统一部署下,黄台长带领央视领导班子,广泛调动系统内外资源,积极联络全国地方台与北京广播学院等机构,通过协同合作、合力攻坚,最终圆满完成了亚运会转播这一重大任务。亚运会的成功举办与电视直播呈现,不仅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形象,也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,为提升国家凝聚力与国际影响力贡献了重要力量。

在加强管理方面,黄台长鲜明地提出“依法治台”理念,率先推动设立专职法律岗位,逐步完善制度规范,通过推进社会化、产业化运营,有效增强市场竞争力,提升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,为日后发展奠定扎实制度基础。

我和黄台长的深入交往,始于在央视办公室工作期间。那时她虽已离休,却比在岗时还“上心”——每天雷打不动收看各类节目,遇到节目有欠妥之处或值得关注的倾向,总会第一时间打来电话,言辞坦率又恳切,嘱咐我向相关领导转达,并反复说“不是挑毛病,就是觉得能做得更好些”。

印象尤深的是有一天深夜,我接到她从美国打来的越洋电话。彼时她正在国外探亲,集中收看了多档对外新闻节目,敏

锐地察觉到部分报道篇幅过长,受众定位不清,海外反响不佳等问题。电话里她直截了当,指出问题核心,并提出具体改进建议,末了强调:“对外传播不是自说自话,得让人家听得进去、愿意看。”这份深刻洞察既源于她早年担任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主任,并长期从事对外翻译工作的深厚积淀,更体现出她对国家形象与媒体责任的深切担当。

后来我调入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工作,由黄台长曾担任过梅地亚中心董事长,对媒体经营始终牵挂,我们的交流和沟通更加频繁。前些年总公司拍摄、出品的《大决战》《航拍中国》《从长安到罗马》《国家公园》等新片,她都一一收看,看完总会发来信息肯定,还谦称“从中长知识”了。看了纪录片《智造美好生活》后,她特意打电话说节目让她这个中科院的家属“跟上了时代”(注:黄台长已故丈夫关定华先生曾任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所长,是我国著名声波科学家),叮嘱重播时一定要告知。

2023年春,九旬高龄的她表示想重访当年参与筹建的无锡三国城影视基地,但再三强调:“别麻烦台里和公司,吃住由儿子安排,只需派人讲解即可。”故地重游,看到基地的新发展,她感到由衷欣慰,一再感叹“当年的心血没白费”,并祝愿总台影视文旅产业再创佳绩。

在众人眼中,黄台长是一位严谨务实

的工作者,日常生活似乎别无他好。其实不然,她内心始终保留着对生活的热爱,常念叨退休后要留点时间给自己,有个人的爱好,享受自在人生。她称离休后的自己是“自由幸福的老人”。遇到精彩体育赛事直播,几乎从不错过,尽情享受其中的乐趣。她看球时的投入劲儿,如同“老小孩”。有一次她打来电话,兴奋地说:“我今天早4点半起床看中美女排赛,精彩之极看了提气。当前非专业人士这么大年纪关心球赛的少了。我就那么有兴趣。”她还笑称“看球提气,心里痛快,这是长寿一大密码”。

我刚退休不久,便收到她发来的长微信,其中写道:“灵隐寺有副对联:‘一生遇人千千万,能有几人天天念’——我是我常念着的人。我以前不爱运动,退休后开始看球、外出走走,体会到其中的益处,希望你有空多运动、多陪家人,退休后要安排好生活。我退下来30多年,深深退休是人生一关,安排得当真幸福。这些体会,愿与好友分享。”这段真挚、温情的文字,我至今珍藏。她病重期间,我去探望,她仍念念不忘台里近况,反复询问行业动态和年轻后辈的情况,那份牵挂令人感动。

如今,黄台长已驾鹤西去,但关于她的记忆与往事历久弥新,点点滴滴,凝成温暖的回响,长存心间。

(作者为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原总裁)



以书为伴 与友同行

□吴宝安

惊闻著名出版家、编辑家,出版界的前辈周谊同志逝世,我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。作为晚辈,我始终将先生视为前行路上的榜样和老师,如今先生已逝,唯有以拙笔写下这份哀思,追忆先生为科技出版事业倾注的毕生心血。

周谊先生从1973年起担任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总编室主任,历任总编辑、社长、党委书记,一直到1995年退休。但先生退而不休,担任了中国版协副会长、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,1994年至2004年还担任了中国版协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第四、第五届主任委员,在出版事业上投入了大量心血。他凭着几十年摸爬滚打下的经验,看透行业走向的敏锐劲儿,实实在在为科技委的发展定好了调子、铺好了路子,是科技委发展蓝图当之无愧的奠基人。

周谊先生盯着国内科技出版行业的发展,提出了发展的“三阶段论”:1978年到1988年是恢复壮大期,满足改革开放初期全社会对科技知识的迫切需求;1989到1998年是改革发展期,行业得摸索着走市场化的路子,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;1999年之后就是创新跨越期了,重点是推动数字技术和出版内容深度融合,抓住信息化带来的机遇,应对好随之而来的挑战。

他始终把推动行业发展的担子扛在肩上,为了打通行业壁垒,他牵头组织一场场研讨会、交流会,把不同地域、不同规模的出版社聚到一起,探讨选题的方向。从制度搭建到平台建设,从人才培养到资源对接,每一项工作他都亲力亲为。他还格外重视青年编辑的成长,组织青年编辑交流学习,为科技出版事业培育后备力量。

在科技出版的生命历程中,周谊先生始终传达这样的理念:出版好书,广交学者和作者为友。作者是书籍的源头活水,每一位深耕科研一线的学者、埋头实验室的专家,都藏着亟待被挖掘的知识宝藏。放下架子、迈开步子,主动与作者交流,倾听他们的研究心得与创作构想,才能捕捉到有价值的选题。从学术观点的碰撞到出版细节的商榷,这不仅是出版人事业发展的必经之路,更是为读者服务的基本情怀。

出版好书,是对作者心血的尊重,更是对读者的责任。从初稿的打磨到内容的校对,从装帧设计的敲定到印刷质量的把控,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马虎。那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品图书,往往凝聚着出版人与作者的共同心血。当一本本装帧精美、内容扎实的科技著作摆上书架,为科研工作者提供参考,为莘莘学子点亮明灯,这种成就感,便是对“广结作者朋友,出版好书”理念最好的回馈。

地方科技出版社是区域科技成果转化、特色科普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,其生存与发展直接关乎基层科技文化事业的根基。多年来,周谊先生始终将关注地方科技出版社的发展摆在重要位置,以务实举措为地方科技出版社纾困解难,搭台赋能,多次和地方科技出版社领导们洽谈,每一次洽谈都摒弃空话套话,直奔痛点难点。

改革开放初期,科技出版行业刚从“书荒”中复苏,周谊先生便敏锐地看到了地方科技出版社的巨大潜力,他组织召开社长和总编辑年会,反复倡导行业改革的核心方向:推动出版社从“生产型”向“生产经营型”转变。他常说,不能只埋头编书,要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拧成一股

绳,心里得装着市场,眼里得盯着读者。针对地方科技出版社的管理短板,他积极提倡推行责任制,让权责清晰、激励到位,充分释放基层的创造力。这些深入的洽谈,为地方科技出版社理清了发展思路,提供了发展的路径。

青岛出版社结缘科技委、加入地方科技出版社联合体,背后离不开周谊先生的鼎力促成。彼时,青岛出版社有意拓展科技出版版块,却苦于缺乏行业资源与对接渠道。周谊先生得知后,主动牵线搭桥,向科技委详细介绍其优势与发展规划,推动双方顺利达成合作意向。从引荐对接,到答疑解惑,周谊先生始终倾注心力。正是这份无私的助力,让青岛出版社得以顺利加入两个平台,为其实现出版业务的起步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作为当事人,周谊先生的一言一行始终鞭策着我,使我不能忘记出版人的责任。

出版承载着人类科技与文化发展的使命。维特根斯坦认为,人类认知的边界是语言的边界,而出版正是语言的载体。随着科技的大发展,人工智能随着其技术日益完善,将会把古往今来的所有知识整理得达到语言边界,而出版更是不能忽视这一重大机会。周谊先生的一生,与科技出版结缘数十载,他一再告诫我们,不要落伍于这个时代。他从擘画行业发展蓝图,到提携后辈薪火相传,每一步都走得沉稳坚定。他用毕生心血,诠释了一名出版人的赤诚与担当,为行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丰硕成果。

斯人已逝,翰墨留香。先生的风范与情怀,将永远激励着后辈出版人,在深耕科技出版的道路,上步履不停,奋勇前行。

(作者为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秘书长)

嫣然思语

母亲树(外二首)

□赖杨刚

树,还没有
绿完一整天的安静
安静的香
让我触电了
我是一片发光的嫩叶
有雪与火的气韵
一双颤着微风而又丝滑的手
捧着时光,像礼物,直到
阳光照耀语言的纹理
因为新年
安静的树
也获得了美名:母亲

繁花的钟声

命运
就像老鹰捉小鸡
目光在小心谨慎里,闪烁不定
稻草人捂暖了心跳
看我们
面对面站定
互相拍拍肩膀,总有一粒灰
安静落地
在悄无声息的影子里
它,此刻,轻裂着
繁花的钟声

攒阳光

这一年,小桥流水
流成了远山的倒影
当有人在山水之外说起我
希望他们说起的
是我的持续和缓慢
像一个花园或者一片草坪
而这一年,每种植物
都积攒过阳光
浪费过风雨
这一年,没有为难过别人
那些月亮虚度的夜晚
我只是无声地喊过什么

向阳而生的树

□汪东福

从晨曦中苏醒
花朵选择在白天来临
请允许我站立,在阳光里
浓雾和树叶,一起升腾或者坠落
都格外耀眼
或许,我会成为
向阳而生的那棵树
山是美的,树也是美的
连空气也美得透明
我端坐在神龛前
等待你的前行
就算季节终结
我也一样怀揣着深爱